

走天下

日本



江苏出版社  
JIANGSU PUBLISHING HOUSE

学者

走天下

# 感知

---



马兴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知日本 / 马兴国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9  
(学者走天下丛书)  
ISBN 7-80671-116-3

I. 感... II. 马...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413 号

“学者走天下”丛书

**感知日本**

马兴国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5.5 印张 2 插页 119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116-3  
I·25 定价: 17.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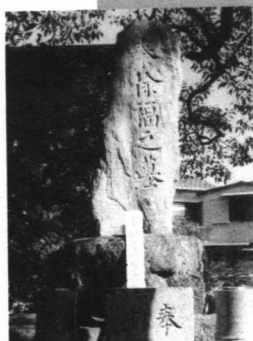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 月夜望远论徐福 .....   | ( 2 )  |
| 志贺岛上话金印 .....   | ( 9 )  |
| 感受唐招提寺 .....    | ( 14 ) |
| “国姓爷”郑成功 .....  | ( 25 ) |
| 聂耳纪念碑 .....     | ( 31 ) |
| 访须和田 .....      | ( 34 ) |
| 樱花忆 .....       | ( 38 ) |
| 札幌情 .....       | ( 42 ) |
| 有感横滨地球村 .....   | ( 46 ) |
| 没有国境的友好广场 ..... | ( 50 ) |
| 走近梅原猛 .....     | ( 54 ) |
| 忆野间宏 .....      | ( 60 ) |
| 星新一访问记 .....    | ( 68 ) |
| 城山三郎的经济小说 ..... | ( 75 ) |
| 记杉谷寿郎 .....     | ( 84 ) |
| 民族的根 世界的美 ..... | ( 9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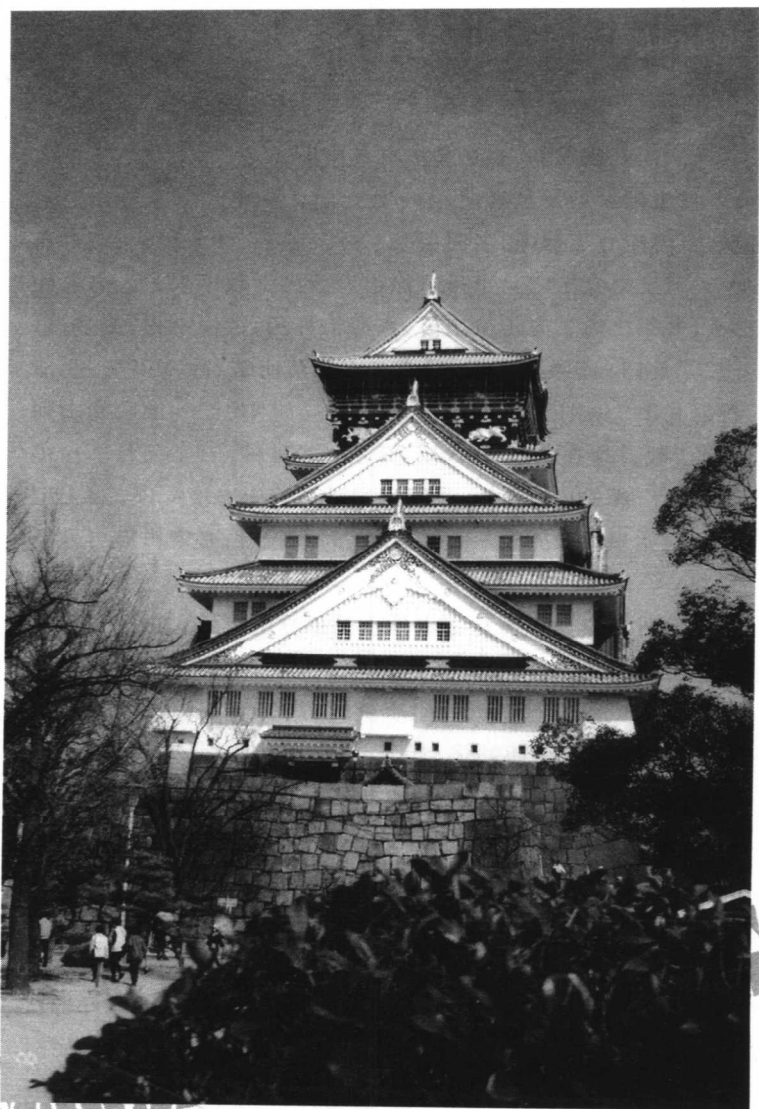


|                   |        |
|-------------------|--------|
| 松尾芭蕉 .....        | ( 95 ) |
| 《古池》 .....        | (101)  |
| 两个一休 .....        | (106)  |
| 从日本人的金钱意识谈起 ..... | (113)  |
| 不忍歌唱 .....        | (117)  |
| 爆竹杂感 .....        | (122)  |
| 新 年 .....         | (125)  |
| 生鱼片 .....         | (135)  |
| 斯纳库 .....         | (140)  |
| 洗 浴 .....         | (145)  |
| 相 扑 .....         | (150)  |
| 大阪城 .....         | (155)  |
| 东照宫的“三猿” .....    | (160)  |
|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    | (164)  |
| 后 记 .....         | (171)  |

---

感知日本

---



大阪城

“学者走天下”丛书

---

## 月夜望远论徐福

徐福东渡求仙,想必是实有其事儿。

《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九年之后,“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遭,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其结局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因为司马迁治史态度严谨,写史记时距秦始皇执政不过一百二十年,时间较近,必定占有可靠的资料。

此外,秦始皇派徐福求仙不是孤立的事件。遣徐福入海是在始皇二十八年,即始皇东巡泰山刻石的当年。在这以后,始皇又去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羡门、高誓皆“古仙人”);同一年还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这说明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事业之后,积极寻求长生不死之术。在徐福一去不返,侯生与卢生又相继逃亡之后,秦始皇大为震怒,成了“使御使系问诸生”460人于咸阳的直接诱因。人物、事件前后相因,符合规律,徐福、卢生这些人物不大可能是虚构的。

再有,徐福这个人的家世已有谱系可考。据《徐偃五志》:偃王诞二十五代孙名议,别名市,字彦福。市与福同音。徐福父名徐猛。徐偃王诞系皋陶之后,周穆王时曾企图助殷武庚

复国失败。这个考证可以补《史记》之不足，更增加徐福传说的可靠性。

徐福确有其人，那么他是否到了日本？《史记》和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等记述徐福事迹的原始著作中，提到的徐福求仙药处蓬莱、瀛洲、澶洲、祖洲等只是传说中的地名。隋唐时期中日之间往来甚盛，但文献中罕见有徐福的记述。明确提出徐福到达日本的，当以五代后周（951—960）济州开元寺的义楚和尚在其《义楚六帖》中的记载为早。该书《城廓·日本》说：“日本国亦名倭国，在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义楚六帖》所载徐福东渡止于日本的资料，源于公元927年日本醍醐天皇时代来中国的真言宗高僧宽辅（法号弘顺大师）的口述传闻，说明徐福渡海到达日本的说法至少在宽辅来中国前已流传于日本了。

果真止于日本，又是日本的何处？据台湾学者彭双松的考证，日本列岛被称作徐福遗迹的多达56处，徐福传说32种，所涉历代文献46部。比如在佐贺县，据传徐福船队抵达该县的有明海时，曾以浮杯为向导，于诸富町登陆，现在尚立有“徐福上陆地”的石碑。附近生长的芦苇单侧有芦苇叶，传说是徐福登陆时，由于船体的摩擦，一侧的芦苇叶被擦掉化为凤尾鱼。徐福登陆后曾挖井汲水洗手。在金立町的金立神社，徐福被作为司农耕、医药和求雨之神而被祭祀。甚至传说与徐福相恋的当地女子，也被祀为辰观音。富士町古汤温泉乡的彦山权现神社祭祀的徐福夫妻像，被尊为温泉之神。

位于和歌山县的东南端，傍熊野川河口右岸的新宫市，也是徐福遗址和传说较为集中的地方。



阿须贺神社“徐福渡来记”(1982年摄于新宫市)

日本流传的元代学者吴莱和渡日名僧无学祖元的诗，被认为是最早在文字上见诸熊野名字的记述。吴莱诗云：

大瀛海岸古纪州，山石万仞插海流。  
徐市求仙仍得死，紫芝老尽令人愁。

诗题就是《听客话熊野徐市庙》。祖元的诗题是《献香于纪州熊野灵祠诗》，诗云：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  
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

吴莱和无学祖元都是元代人，这就是说，在元代以前熊野就已经有了徐福墓。

近代中国第一个到新宫凭吊徐福的，可能是清廷公使黎

庶昌。他在《访徐福墓记》中说：光绪十六年七月（1890年8月），他从神户坐船到新宫后，“望徐福墓在中央，循田棱数百武，至墓所，山背海，仅余荒土一址垦耳。纵横可四五丈，无所谓为冢。古树两株为记，墓前一碑，题秦徐福之墓，传为朝鲜人所书。元文元年（1736）新宫藩主永野氏所立。元文元年当中国乾隆元年，碑左右积竹筒百余，中插花朵数枝，新宫人士尝祈祷于此，以此为献。旁二十余冢，各距数十百步，传为福之亲近陵夷，仅存其七……”

1982年11月的一个秋日，我乘新干线离开东京，经名古屋转乘伊势线，奔新宫市寻访徐福遗迹。一路上，我的脑海中不断描绘出峭壁凌空，飞泉吐玉，松苍柏翠，奇芳争艳的熊野蓬莱山画图，恨不得尽快领略这神山仙境，一攀为快。

出新宫站步行不到一公里，便是传说中徐福登陆的波多须村。眼前的蓬莱山高40米，气势虽不甚雄伟，也无峭壁飞泉，但是密布的古杉却根柯蟠结，显示着此山已历经沧桑。山下片片天台乌药树，枝繁叶茂，据说这就是徐福寻求的长生不死仙药。山后的波多须浦面临太平洋，位于纪伊水道东侧潮岬的附近，自古以来就是船舶出入的港口。稍向内陆深入，便是广大的近畿平原，在其附近，河流水利十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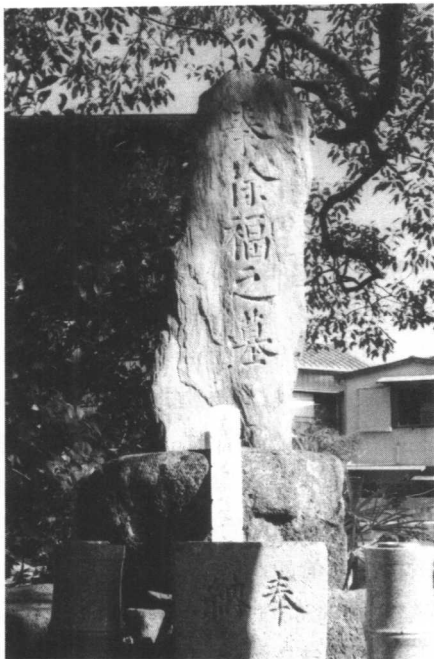
山的右前方立座黑色大理石诗碑，上面镌刻有前述祖元禅师参拜徐福祠时的献香诗。据当地老者介绍，徐福祠曾坐落在诗碑的附近，一百多年前，由于台风，祠庙损坏，现已片瓦无存。

我走进以蓬莱山为神体山的阿须贺神社，见一木牌，上写“传第七代孝灵天皇六年，秦人徐福为避始皇苛政，称采不死仙药献与帝，率童男童女三千及五谷百工乘船入东海，来常世之乡熊野，子孙安居于此。本神社幸建此蓬莱神仙之地，祭祀

长寿、息灾、丰穰之神而至今。”

离神社二三公里处是一花园，内有用方石围成的十余平方米左右的墓地，四株古树葱翠如盘，树下便是著名的徐福墓。一块高约一米的绿泥片岩石立于墓前，毫无雕琢，上有李梅溪所书“秦徐福之墓”五个大字。墓前石几上烟云萦绕，似乎香客刚去不久。

墓左侧立有高约二米的石制“秦徐福碑”，碑文出自幕末纪



秦徐福之墓

州藩一位名叫仁井田好古的大儒之笔。此君最大喜好就是寻访名胜，作志勒石。碑文写于天保六年，即公元1839年，当时刻成石碑，以船运往新宫途中遇风沉没大海。后重新刻石，镌成建于徐福墓侧。该墓碑虽建成较晚，但纪州熊野的徐福墓、徐福祠的年代却相当久远。诚如碑文所书：“此遗踪之俨然”，“祠其祖，守其墓，尔来二千一百有余岁，世之转化无穷，而至于今”。仁井田好古的文章，是日本现存的惟一一篇有关徐福事迹的碑文。

碑文通篇古汉语，开篇一段文字是：“后之视古，其犹月夜望远耶？视其有物，不能审其形，以为人则人矣，以为兽则兽

矣,以为石则石矣。虽其形不可完,而其有物也,信矣。”接下来,洋洋洒洒近千字,引经据典地肯定蓬莱即是日本,徐福当年是到了日本的纪州熊野即今新宫市,并称这座墓确为徐福之墓。

徐福之墓的右侧是自然石的“七冢之碑”,人称徐福的七员得力助手就下葬于此。1368年,日僧绝海中津来明学诗,于1376年归国前夕在南京皇宫内谒见明太祖朱元璋,太祖垂问与徐福相关的熊野古祠之事,绝海中津赋诗作答: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太祖大喜,当即和诗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绝海的诗,明面是讲述徐福的传闻,暗地却是通过催促徐福的早归,吹捧朱明政权升平之景象。1966年,日本朋友和旅日华侨将这两首诗刻石立碑于七冢之碑的右侧,为徐福墓增添了新的情趣。

当地居民敬仰徐福。传说徐福抵熊野后,教授捕鲸方法,因而熊野捕鲸业为日本捕鲸业之始。他还向周围的村民传授滤纸的技术,这种被称作徐福的纸,只有横着撕才能裂碎。当地人把徐福尊为“长寿、息灾、丰穰之神”,说得了重病,在徐福墓上摘来一种“仙草”煎服,即可奏效;患有脚气,清晨去墓前踏露,便能痊愈。捕鲸归来,献鲸肉于墓前,下次出海可以平



秦徐福碑

安无恙，满载而归。徐福墓前香客不绝，每年的九月一日，人们还在这里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称“徐福祭”。

我流连在墓前，沉醉于美好的传说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天色渐晚，遮天古树更把徐福墓掩在暗处，增添几分神秘色彩。徐福东渡的传说尽管还是中日两国史学界的不解之谜；徐福到了日本熊野的记载，也多系后人追述；徐福墓碑和徐福祠亦后代所建，缺少直接的

证据，但它与散在于日本各地有关徐福的乡土典籍、口碑传说及民俗事象，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在中国秦汉时代，大陆移民携带先进的文化确实到了日本，并且对日本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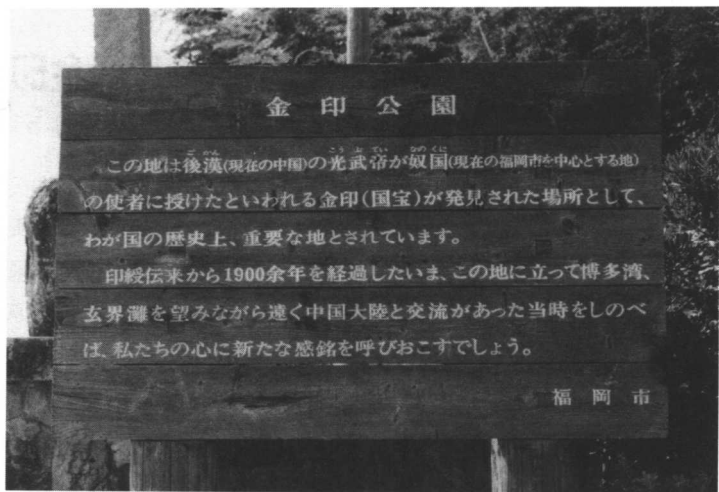
这，就是徐福碑文中“月夜远望”，“不能审其形”，却肯定“有其物”的“物”的本意吧！

## 志贺岛上话金印

1784年2月的一天，日本福岡市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修理自家田地的水渠时，忽然发现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有个闪闪发光的東西。甚兵卫不知何物，一时竟惊呆了。郡公所闻讯后，请来当地一位儒学权威龟井先生鉴定。原来，这是颗大拇指般大小的金印，印章上部缀以蛇纽，印面刻着“汉委奴国王”五字。龟井认为这颗印章就是中国《后汉书·东夷传》中“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所提及的印绶。于是，“发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后汉光武帝给的金印”的特大新闻轰动了日本。当地领主黑田家更是喜不自禁，仅以六枚白银的代价，从甚兵卫手中买下了这颗稀世珍宝。

志贺岛金印的出土，有力地验证了《后汉书》中有关记载的准确性，证明了中国与日本远在两千年后的后汉时期就已经进行政府间的公务交流。它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之一。1954年，日本政府宣布把金印列为国宝。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福岡市在当年出土金印的志贺岛建立“金印公园”，纪念这一历史性的发现，表达了福岡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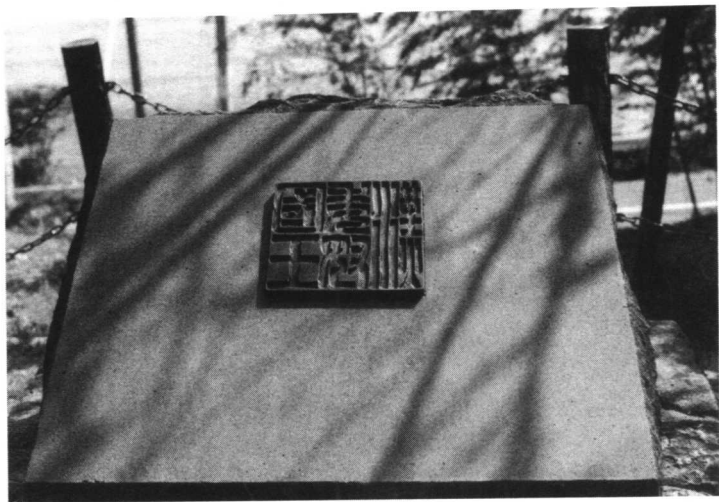
方圆十二公里的志贺岛，草木葱茏，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蔚蓝的博多湾上。1982年9月，我应福岡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到福岡。时值残暑，不过心里却十分欢愉，毫无酷热烦闷之感，这也许是因为博多湾习习的海风送来阵阵凉意，路旁高树上不时传来悦耳的蝉鸣的缘故吧！



金印公園説明(1982年摄于福岡市)

由志贺岛栈桥北行十余分钟，只见山坡下一巨石上立一石碑，上书“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碑建于1922年，碑下是金印出土的地方，右侧便是金印公园入口的台阶。台阶前立一说明碑；“此地如发现后汉（现在的中国）光武帝向奴国（现以福岡市为中心的地区的）使者赠授的金印（国宝）之场所，是我国历史上一重要之地。印绶传来一千九百余年后的今天，立身此处，远眺博多湾、玄界滩，追思与中国大陆交流的古代，我们心中定会唤起新的感触！”

进金印公园，拾级而上，只见又一巨石横卧路旁，上镌金印印面放大模型，阴文篆书的“汉委奴国王”在骄阳下熠熠发光。石旁说明上写道：“金印（国宝）——中国《后汉书》载，公元五十七年（弥生时代），皇帝光武帝授印绶与奴国使者。此印即是于天明四年（1784）偶然出土于此地的金印。印面阴刻‘汉委奴国王’。‘委’乃对日本人之古称；‘奴’即曾以福岡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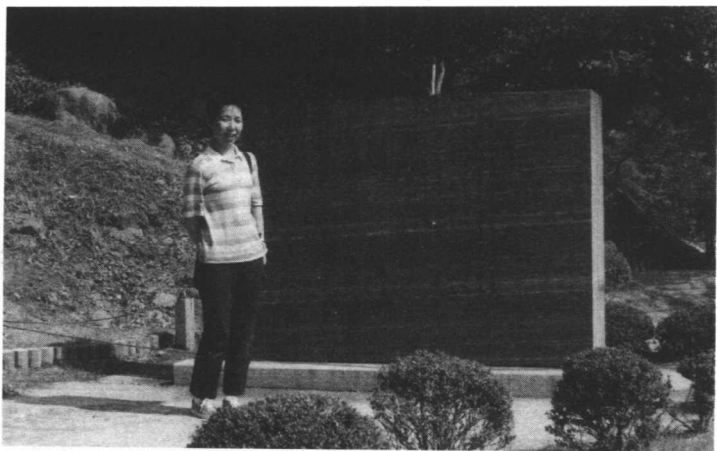
金印碑

为中心地区的当时国家名称。金印呈正方形，近于纯金。印把部分雕有蜷卧的蛇。金印为何埋于此地，至今仍是学界一谜。”

志贺岛金印公园内另一处中日友好的丰碑，便是 1955 年冬郭沫若同志访问日本，归途在福冈作的一首诗的诗碑。碑立于 1975 年 9 月。全诗如下：

战后频传友好歌，北京声浪倒银河。  
海山云雾崇朝集，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幸坚交似石，逢人但见咲生窝。  
此来收获将何似，永不愿操室内戈。

1918 年，郭沫若从六高毕业，进入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院学医，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他的产生于



金印公园内的郭沫若诗碑，前立者为福岡中国研究中心的河口洋子女士，一位热心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姑娘。

“五四”运动蓬勃兴起时代的诗集《女神》，就是在日本写作的。在九大留学期间，郭老经常到志贺岛散步、看书，并吟诗赞美这个地方。他对福岡，对博多湾充满了感情：“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然而，这位爱国青年更忘不了祖国，忘不了打翻旧中国铁牢的使命。1923年4月上旬，他从九州大学一毕业，便携妻儿到上海，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离开日本时，郭沫若回顾日本的十年生活，抒发了他对祖国的挚爱：“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在这樱花烂漫的时候，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我不禁回忆起不久前在九州大学医学图书馆，幸运地欣赏新近公开的郭老的两幅墨迹时的情景。1955年冬，郭老经冈山来福岡，在九大医学部中央讲堂讲演，并挥毫写五言绝句一首，留赠母校，诗的内容是：